

閩南語朗讀國中學生組講評

逐家好！逐家會當來到這個所在參加比賽，攞是各縣市一粒一的。咱今仔日比賽的成績，當然有好、有糗，有可能你本來實力真好，但是今仔日可能小可仔失常，這攞是難免的啦！

咱今年的評分，雖然每一個人攞共每一位選手的成績分甲真清楚，毋過咱最後就是無分講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按呢！就是講前六名攞是上蓋優秀的。這是俗往年較無仝款的所在。

咱這個比賽，除了欲分出懸低以外，上蓋主要的就是講咱希望透過比賽，會當予家己的臺語能力閣較提升、閣較進步。所以佇遮雖然逐家攞表現甲真好，但是佇評審的立場，好的愛講，糗的嘛是愛提出來俗逐家做伙分享，按呢逐家才有閣較進步的動力俗方向。

這個朗讀評分的標準，我想逐家攞真清楚矣。我感覺逐家台風攞表現甲真好，這部份我就無欲強調，我共重點囡佇「語音」俗「聲情」的部份。就語音的部份，閣分較幼來講，包括「單字音」、「變調」甚至咱講話的「速度」。雖然每一字咱看起來攞平大，但是咱咧講話並毋是每一字攞平長、平強；你若會曉講這種話，咱自然的口語，就是音有長、有短、有強、有弱。你若是每一字攞平長、平強，敢若咱咧聽較早彼號『外星人』咧講話，抑是講彼『卡提諾狂新聞』，彼是一種風格，有當時仔會感覺趣味趣味，就是俗咱普通講話無仝款。但是咱若真正講話按呢講，伊彼个語言節奏的辨義功能，就是予人聽捌的這個功能就會消失去。所以咱咧講話，愛去看這句話若是講欲停頓，愛佇佇啥物所在較適當；音欲牽長，佇啥物所在牽長較適當，這咱攞愛理解。因為咱這個文章早就公佈矣，逐家攞有經過真長的一段時間來練習，所以我想老師嘛攞會共恁提醒。今仔日加減猶有遮的問題，所以我就共重點囡佇這幾方面來講。

單字音的部份，我想咱這是朗讀，音愛唸予準，這是上蓋基礎的。逐家比到這個階段，這方面的錯誤真少。我有聽著、有記起來的，我

提幾項仔出來講。譬論講「信心」這兩字韻母無仝款，啊有的人可能受著後面的「心」影響，講做「sim-sim」，兩個變做仝款。這個「in」恰「ing」加減嘛有幾個仔唸無清楚，我想你應該是會曉唸，可能是因為緊張，臨時重耽去。譬論講「民國」聽起來敢若「bîn」閣敢若「bîng」，咱臺語「bîn」恰「bîng」的音是分甲真清楚。猶閣有這個「精神」是「sîn」，有的聽起來敢若「sîng」仝款！猶閣這個「影響」，彼个「響」咱臺語是「h」的聲母，啊有一位唸做「sióng」，恰彼个『思想』的『想』變做仝音去。啊「ian」這個韻，較早期的臺語是唸做[ien]，啊咱這馬大多數的人攞唸做[en]，啊這就袂共你扣分。唸[ien]、唸[en]攞會使得。有的人可能想講這是毋是受著華語影響？其實這毋是乎。咱在來較早老輩，顛倒較接近華語，是唸做[ien]，尾仔才慢慢仔變，變做這馬的[en]，啊這部份就袂扣分。啊另外就是講「往往」，咱這馬講「óng-óng」，較早其實是講「íng-íng」，毋過這個音這馬——尤其是咱逐家少年人，無一定捌聽過，無一定會曉講，所以這部份嘛袂共你扣分。

啊另外就是講咱這個朗讀，咱會尊重方言差。不管是朗讀抑是演說，若有這種腔口，你講出來就袂共你扣分。像咱今仔日嘛有聽著真特殊的腔口，不管是偏漳腔的抑偏泉腔的，攞會用得。只要你照恁的腔口的規則去講，咱就攞會公平來評分。譬論講「bô-kāng」抑「bô-kàng」？到底是第五聲抑第七聲？這有無仝的腔口，像我就講「bô-kàng」，啊咱這馬較流行的是講「bô-kāng」，這無要緊。聯考是「liân⁵⁻⁷」考抑「liân⁵⁻³」考？這嘛是有無仝款的腔口。「gún」兜，「guán」兜，這攞會使得。「iōng」一包糖抑是「īng」一包糖，這攞無要緊。

毋過咱愛照這個原稿，今仔日咱較無這個問題。猶毋過我有聽著一位就是講共加一字，「共伊縛好勢」，有一位唸做「共伊縛予好勢」加一个「予」字，按呢就會扣分矣。因為咱朗讀是欲替作者來表達，表達作者伊的想法、伊的感情，所以你一定愛尊重作者的原文。雖然咱講咱會尊重方言差，毋過方言差是干焦佇彼个音的部份，你會使照你的腔口。譬論有人講落「葉 hiō」，你的腔口確實按呢講，這就無算

毋著。但是作者無寫出來的字，你就袂使加字，作者寫啥物字，你著愛照彼字去唸。

另外我講方言差，譬論講「大兄是抱來的」，彼个「來的」是輕聲，毋過輕聲咱臺語有兩種表現，有的人是講「抱³³來³³的³³」，有的人是講「抱³³來¹¹的¹¹」，這攞會使得。但是你若講「抱¹¹來¹¹的¹¹」，第一个「抱」唸變調，「來的」唸輕聲，按呢就算毋著矣乎！今仔日這三種攞有人唸，當然大多數攞是正確的。這是有關方言差的部份。

閣來，較濟問題是出現佇變調的所在。咱變調雖然老師應該捷捷咧講，一直咧強調，咱佻華語比較起來較複雜，毋但愛知影第幾聲變調會變做第幾聲以外，閣較困難的，就是講愛知影佇啥物所在？啥物情形？啥物條件愛變？這個變調咱有一寡仔基本規則，這我有寫過一篇文章，講起來賑賑長，咱這馬無時間，我舉一寡仔例。譬如講動詞後面若有受詞(『動詞後面有受詞』)，表示伊佻後面的關係真密切。咱這個變調有一个基本原則，就是講你若變調，就表示講，話猶未講清楚，後面猶閣有，而且伊佻後面的關係真密切。譬論講「食飯」，你食啥物猶未講著，彼字「食」就會變調，「食飯」、「拍球」、「淋酒」攞全款，動詞後面『接受詞』(接受詞)的時陣，伊攞會變調。但是你若講「飯[#]有食」，彼个「飯」是徙去頭前矣，按呢你若講「飯[#]先食才講」，彼个「食」佻「才講」的關係無像「食」佻「飯」的關係遐密切，所以這個時陣彼个「食」就會唸本調。所以講一般變調攞是佻後面的關係較密切。動詞若是後面有『受詞』的時陣，通常咱攞會變調。但是，若是講伊佻後面的關係無像伊佻頭前關係遐密切，這個時陣通常就會唸本調，「我聽了[#]一直幌頭」，毋是「我聽了²⁻¹一直幌頭」，這個「聽了[#]」是一个行為，「一直幌頭」是另外一个行為，毋是講我「聽了²⁻¹」啥物物件，這個「聽了[#]」佻「一直幌頭」的關係無遐爾密切乎！

像講「我²⁻¹欲去臺北」、「我²⁻¹欲轉去下港」，這個時陣「我」會變調。但是這有方言差，若較倚海口腔的，有的腔口是會唸本調，講「我[#]欲走矣」，有的人會按呢講，而且較早期的臺語，有閣較濟

人是按呢講的，所以這個做主語的時陣你唸本調、唸變調，攞袂共你扣分，攞算著。但是若做『受詞』的時陣，伊就袂唸本調矣！做『受詞』，若是佇一句話上尾，通常會唸輕聲，譬論講「這予--你」，彼个「--你」是輕聲，這個「我毋驚--你」，彼个「--你」嘛是輕聲。但是猶閣有一種情形，咱今仔日有幾篇攞有這種情形，就是彼个「你、我、伊」是插佇一句話中央，伊看起來敢若前半句的『受詞』，閣敢若後半句的『主詞』，這種的佇語言學號做「兼語」，就是伊做頭前的受詞，閣兼做後面的主詞，按呢講有一點仔『抽象』（一點仔抽象）。我舉例，「罵伊¹⁻⁷假紳士」，這句話你若欲分析，有人咧「罵伊」，講「伊假紳士」，彼是兩句話共伊做一句來講。若像這種情形，這就無腔口差，這攞是唸一般變調：「罵伊¹⁻⁷假紳士」，「載你²⁻¹去病院」，毋是「載你[#]去病院」，雖然「你[#]去病院」，有人按呢講，但是袂講「載你[#]」——除非是特別去強調才會講「我欲載你[#]毋是欲載伊[#]」，這個時陣咱才會唸本調。啊像這種兼語的乎，咱一般不管啥物腔口攞是唸變調。「叫我²⁻¹愛讀冊」，「叫阮²⁻¹愛讀冊」乎，伊「叫阮[#]」、講「阮²⁻¹愛讀冊」，這嘛是兼語，像這種的咱通常就無腔口差，攞是唸變調，這是較特殊的。

猶閣有『數量詞』，『數量詞』就是講「一枝草」、「一點露」，彼个「一枝」、「一點」，彼種的『如果後面有名詞』（有名詞）的時陣，按呢上蓋自然的語法伊攞會變調。「一枝¹⁻⁷草」、「一蕊²⁻¹花」，彼个「枝」、彼个「蕊」攞會變調。但是伊後面若無名詞，名詞徙去頭前矣，像講「花[#]一蕊」、「草[#]一枝」，按呢伊就會唸本調；抑是甚至講連啥物「一枝」、啥物「一蕊」都無講，省略矣（『省略了』）！譬論講，伊問頭家講：「一蕊²⁻¹花佻濟？」這是正常的語法，「一、蕊」攞愛變調。頭家講：「花[#]一蕊[#]五箍」，「花」徙去頭前矣，彼著愛唸本調矣。抑是講伊連「花」都無講，伊講「一蕊[#]五箍」，按呢伊嘛愛唸本調。

咱這個變調，有當時仔閣會影響著意思。咱遮有一句講是「世界[#]有名的小說」抑是「世界³⁻²有名的」？其實兩個攞講會通啦！我是

感覺「世界[#]有名的」較好，「世界[#]有名的」就是講全世界足有名的世界性的小說，你若講「世界³⁻²有名的」，是非常非常有名、足有名的意思，彼是咧強調，彼是副詞。你若講「世界[#]有名的小說」，伊是較普通的口氣，咧講這個小說是世界性的，毋是講伊的有名是世界性的；是講遮的小說毋但是咱國內的小說，連別的國家的攏有。佇遮是兩種攏會通，啊我感覺是「世界[#]有名的」較合作者的意思啦，猶毋過不管你有變調、無變調兩種其實攏講會通。

猶閣講「加一个影響阮一世人的大兄」，這是「加一个大兄」的『擴充』，「一个⁵⁻⁷大兄」這就是我拄才講的「一蕊²⁻¹花」、「一枝¹⁻⁷草」，所以彼个「个」愛變調，有人唸「加一个[#]」，按呢就無合咱的規則矣乎。

猶閣有，咱若是一个固定的講法，就是講逐家已經足熟的語詞，敢若國語彼種『成語』，咱通常會共伊當做一個單位，頭前彼幾字攏會變調。譬論講「談⁵⁻⁷情⁵⁻⁷說⁴⁻⁸愛」，咱毋免講「談情[#]說愛」，做一個語詞來講，做伙講。猶閣有「逐工早起食飯飽」，彼个「早起」是一個時間，通常名詞——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』，咱會唸本調，拄才有一位唸做「早起²⁻¹食飯飽」，按呢就較無自然矣！

另外就是聲情真重要，毋過你欲表現聲情的時陣，若傷過強調，有當時仔影響著伊本來的聲調，按呢就毋好囉。譬論講「為阿媽朗讀」，這個「為」變調愛變低音，拄才有人唸做「為³⁻²阿媽朗讀」，按呢聽起來敢若「對阿媽朗讀」，「對阿媽開始朗讀」，毋是這個意思，是「為⁷⁻³阿媽朗讀」。「鬥相共」你欲強調，煞變做「鬥三工」（『三天』），按呢意思就差足濟矣！猶閣有「我嘛⁷⁻³想無」，彼个「嘛」變調變低音，啊你變做「我 mā[#]想無」，你音傷過懸，按呢影響著伊本來彼个聲調，按呢就袂使得囉。

啊「無啥物」，「無作穡遐重要」彼个「無」，咱講話毋是每一字攏平長、平強。咱愛看這句話，佇中央的字伊是恰頭前的關係較密切，抑是恰後面的關係較密切，咱欲停、欲切的時陣，愛注意講，按怎講予人聽較有。譬論講「連—阿媽欲去菜市仔」，「連」啥物「阿

媽欲去菜市仔」，這是做伙的。這個「阿媽」恰「欲去菜市仔」是關係較密切，恰這個「連」的關係較無遐密切，你若講「連阿媽—欲去菜市仔」，按呢「阿媽欲去菜市仔」，就去予你切斷去矣乎。

啊「庄跔因仔—讀冊無作穡遐重要」，當然讀冊是本調，本調通常會較長無毋著；毋過佇這句話內面，「讀冊無作穡遐重要」，「讀冊」是恰「無作穡遐重要」關係較密切，啊你若佇讀冊的所在停傷久，你講「庄跔因仔讀冊—無作穡遐重要」，按呢變做兩件代誌，就敢若無關係矣乎！

所以咱講話的速度會影響著人的理解，啊變調嘛會影響著人的理解。譬論講「無法度[#]繼續晟養你大漢」，是「無法度⁷⁻³繼續晟養你大漢」，抑是「無法度[#]」？這個愛變調無？這無變調、有變調意思無全款喔！你若講「無法度[#]繼續晟養你大漢」，是講「因為無法度」，所以「晟養你大漢」，你若唸本調，表示伊恰後面關係無遐爾密切乎！所以「無法度」是一件代誌，了後才講「繼續晟養你大漢」。猶毋過伊佇這搭是講『沒辦法養你，沒辦法撫養你』，所以彼个「度」愛變調，啊若無，意思就走精去矣。而且變調閣愛配合音的長短，你若變調「就無法度⁷⁻³繼續晟養你大漢」，你若欲講：「我無法度[#]」所以「我晟養你大漢」——譬論講做伙晟養兩個，「我無法度[#]」，所以干焦「晟養你大漢」，無欲一擺晟養兩個，按呢就是「無法度[#]」乎。啊「無法度[#]晟養你」，恰「無法度⁷⁻³晟養你」，意思差足濟乎，所以這攏愛分清楚。

我講變調恰本調愛配合講話的速度，譬論講：「一直堅持叫阮愛讀冊」，啊「堅持」啥物？這個是變調，因為伊後面是伊堅持的內容，所以是愛唸變調，按呢你就袂使停傷久。你講：「一直堅持—叫阮愛讀冊」，你停傷久，按呢伊恰後面的關係就去予你切斷去矣乎！啊「淡薄仔寒[#]的早起」，你講「淡薄仔—寒的早起」，彼字「寒」是恰頭前的關係較密切，是「淡薄仔寒—的早起」，毋是「淡薄仔—寒的早起」。

上尾猶閣有一个，有一、兩位，有的所在會變做一種固定的節奏。譬論講「細漢—我就—知影—大兄—是抱來的」，「講欲—叫我—共伊

—錄音」，當然我是較『誇張』啦乎，猶毋過就是會予人感覺講，你敢若真固定的一个頻率乎，按呢就無合咱講話的自然。一句話你愛去分析，講「細漢——我就知影—大兄是抱來的」，毋是「細漢—我就—知影—大兄—是抱來的」。你看我若是照咱普通講話彼个速度，就較好理解，「細漢——我就知影—大兄是抱來的」，毋是「細漢—我就—知影—大兄—是抱來的」，所以咱這個講話的速度緊恰慢，伊嘛有分辨意義的功能，會影響著人的理解。像這款的攞是字典查袂著的，字典干焦查會著講聲母、韻母、聲調是按怎？變調第幾聲變第幾聲？咱知影規則就好，就會當掌握。毋過，啥物時陣愛變？啥物時陣袂使變？啥物時陣有變恰無變意思無全款。啊音的長短、速度、強弱，這攞會影響著咱欲表達的功能。

逐家已經比到各縣市第一名矣，會當來到這個所在。我希望逐家會當閣再精進，毋但是來倚佇這個所在的時陣，才講臺語。平常時著愛共你練臺語這個精神，帶入去恁生活當中，恰同學、恰父母、恰朋友攞講臺語。按呢，咱臺語才有前途，才有未來。多謝逐家！